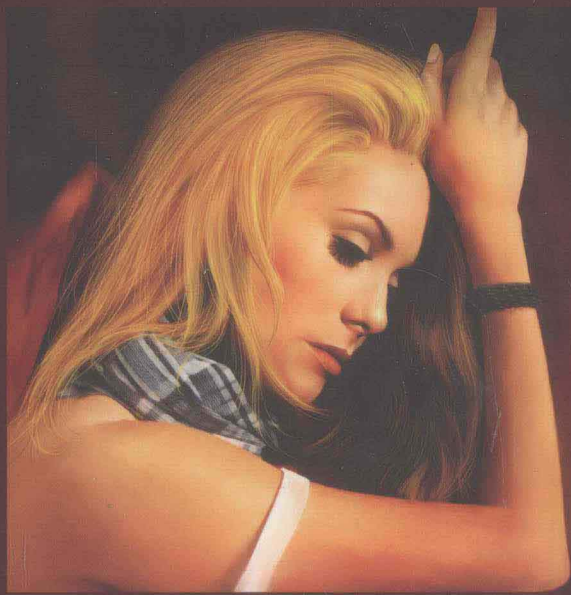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俄罗斯]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徐玉梅 / 译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俄罗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玉梅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俄罗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徐玉梅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4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54-3968-0

I. 被…

II. ①费…②徐…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281 号

策 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毛 娟 梅 杰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甘 璐

封面绘画:丁 玲

插图绘画:谢 颖等

排版制作:沈 霞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4 插图:10

版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9 千字

---

定价:26.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 名家导读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还与托尔斯泰一起被誉为俄国文学的两大柱石：“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他走过了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既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又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可以同他媲美”；但他的颓废又让托尔斯泰叹息“不能奉为后世楷模”。村上春树评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鲁迅称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的创作对生活在相隔百年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分属不同流派的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中叶，俄国封建农奴制的一切基础急剧地土崩瓦解，

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而深陷灾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城市的下层社会，从小接触到的都是贫困和疾病，长大后又不断地忍受穷困和疾病的折磨，一直到死都未能摆脱这种状况，因此，他与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小市民阶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十分熟悉居住在城市中的陋巷和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的小市民的遭遇，他对穷人的深切同情是与生俱来的。19世纪40年代，由十二月党人点燃的民主与自由的火焰愈烧愈烈，以别林斯基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极力宣传反农奴制的民主主义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别林斯基们的思想影响，拥护废除黑暗的农奴制。与此同时，他在创作上接受了果戈理“自然派”影响，把彼得堡贫民窟里的穷人引进到文学创作之中，塑造了一系列被社会侮辱和损害的人物形象。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一直是他创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有一条倾泄他亲身感受的火热的河流。这是他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这是披肝沥胆的热烈渴望。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以城市贫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一个平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医院和庄园里度过的，因而接触到了城市贫民和农奴的实际生活。中学时代，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古代学家库巴列夫、俄语教员比列维奇等人对他的心灵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对学校生活的回忆，成为他众多作品的题材。在涅克拉索夫的鼓励下，其处女作长篇小说《穷人》（1845）真实地反映了穷人的痛苦生活，揭示了穷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受的种种委屈，反映了穷人的悲剧和愿望。涅克拉索夫看完之后万分激动，直奔别林斯基住宅，别林斯基看过后流泪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其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穷人》刚一问世，即大获成功。

在小说《双重人格》（1845）中，他首次对精神分裂进行了心理分析。但别林斯基批评这部作品不着力揭示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热衷于描写主人公近乎疯狂、病态的内心分裂。后来，他与别林斯基疏远，而靠拢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别林斯基还批评

过《普罗哈尔琴先生》、《女主人》含有荒诞不经的成分、过于矫揉造作。他青年时代的其他作品（如中篇小说《软弱的心》和《白夜》，一组题为《圣彼得堡编年史》的相当尖刻的社会心理小品文、未完成的长篇《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等），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题材日趋丰富，心理分析成分日益加重，而且他一直将重心放在对复杂的、难以捕捉的内心世界的分析上。

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他被定为最重要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之一，被指控蓄意推翻现有国家法律及国家秩序。军事法庭的判决是：“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关于宗教、政府的犯罪信件和格里戈里耶夫的恶意文章的散播，没有揭发，判革除军衔、没收所有财产、处以枪毙。”后来在行刑时被尼古拉一世改判四年苦役并没收财产，然后再服兵役。在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实质就是回归普通百姓、了解俄罗斯民族的内心世界、承认民意的力量。他开始创作苦役生活回忆录，服役回来后发表的两部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契科沃村》同样受到好评。继后，又发表了两部大型的作品《死屋手记》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这两部作品使他蜚声世界文坛。前者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揭露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后者描写沙皇制度下俄国平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展示了一幅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残酷斗争的真实画面。

长篇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是他前后期创作的过渡和转折，它重拾了19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主题，但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作品因作家19世纪50年代的经历与感悟而变得丰满。这部小说有着浓郁的作者个人经历的痕迹，并且在情节、风格和主人公的塑造上，具备了作家后期作品的特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同时叙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娜达莎的故事，另一个是涅莉的故事，由四个部分和一个结尾组成。故事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彼得堡，正值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冒险家和骗子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同被他侮辱



和损害的人们之间的冲突。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手制造了两个家庭的悲剧。一个是侵吞了贫穷、没落的伊赫缅涅夫贵族家庭仅剩的一座田庄，并且用取消继承权来威胁儿子阿辽沙与富有的卡佳结婚，破坏了伊赫缅涅夫的女儿娜达莎同阿辽沙的婚事；懦弱的阿辽沙把对娜达莎的山盟海誓全都抛在了脑后，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则利用青年作家伊凡对娜达莎的爱来侮辱他们。另一个是对史密斯老人一家：当年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始乱终弃，骗取了妻子的全部钱财，致使妻子与女儿流落街头，让妻子及岳父史密斯死于贫病交迫之中，伊凡从火坑中救出的小女孩涅莉正是当年被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抛弃的亲生女儿。史密斯的外孙女涅莉坚决不宽恕她的生身父亲，她倔强、疯狂的反抗精神引起人们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憎恨，显示出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小说的严重缺点是书中遭遇不幸的人处处逆来顺受，流露出毫无出路的绝望情绪，让读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社会身份与地位划分的标准，就是财产的有无与财产的多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的穷人，除了忍受贫穷、疾病、死亡的威胁之外，还要承受来自上层社会的压迫和凌辱。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遭受着肉身与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在小说中，侮辱与损害往往被渲染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赤裸裸的残酷、令人发指的罪行、公开宣扬的诡计、无处呼告的绝望、永恒沉默的上帝、遥遥无期的正义实现……让小说笼上一层层阴郁愁惨的沉重压抑。

长篇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标志着作者对自身的一种超越，标志着西伯利亚苦役之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他开始迈向新的高度。他早期的处女作《穷人》出手不凡，使他一开始就可以跻身于19世纪40年代俄国最好的作家之列；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以及大致与之同时发表的《死屋手记》，则已开始使他进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后续作品，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地位。这一时期，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一

起使俄国文学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使俄国文学的高峰上升到世界文学之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城市贫民生活的悲惨图画，塑造了在俄罗斯占绝大多数的真正的人的形象，描写了社会上种种不平，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以鲜明而别具一格的俄罗斯式的性格冲突，竭力寻求社会与个人的和谐一致。他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他给人类留下了极丰富、极珍贵的艺术遗产。他的国际声誉几乎与列夫·托尔斯泰并驾齐驱。连屠格涅夫的思考也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彻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才真正开始了俄罗斯的哲理小说。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教授

周平

2009年4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

第一部

---





## 第一章

去年3月22日的傍晚，我遇见了一件怪事。

一整天我都在城里转悠，想租间房子。原来的住处太潮湿，而且我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去年秋天我就琢磨着搬家，却一直推到春天。

花了一整天时间我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首先我想要的是一个单独的公寓，而不是别人家里的一间屋子；其次，尽管一间屋子就够了，但是必须足够大，当然还要尽可能的便宜。我发现在狭小的空间里，连思想也会被禁锢。当构思未来的小说时，我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另外，对我的作品，我通常更喜欢打腹稿，想象着应该怎样写却不动笔。这的确不是因为懒惰。那又是为什么呢？

那天我一直感到不舒服，日落时分感觉就更糟了。一种伤寒似的东西潜入了我的身体。而且一整天我都疲于奔波。接近傍晚，天还没黑，我沿着沃兹涅先斯基大街走着。我爱圣彼得堡三月的阳光，特别是在日落时候，当然天气要晴朗、寒冷。整条街一下子亮堂起来，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所有的房屋都似乎立刻焕发出光彩来。它们那灰色、黄色和暗淡的绿色，瞬间失去了所有的阴郁，就像某人在冥想中突然顿悟，或者像某人受了惊吓，抑或像有人用胳膊肘趁其不注意时轻轻地推了他一下，这样就有了新的见解，新的思路……真是太神奇了，一束阳光对人的灵魂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但是，光线渐渐消失；寒气越来越刺骨，鼻子开始冻僵了；暮色渐渐深了；商店里也都点亮了煤气灯。当到达米勒糖果

店时，我突然间呆站在那里，凝望着街道的另一侧，仿佛预感到将要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就在那一刻，我看见街的对面站着一位老人和他的狗。我清楚地记得，我心中冒出一股不祥的感觉，而我却无法得知这感觉究竟是什么。

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也不怎么相信预感和占卜。然而同大多数人一样，我生命中也有过一些相当令人费解的经历。比如说这位老人：为什么那个晚上会遇见他？为什么与他的相遇会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会感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将要发生在我身上？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病了，病中的感觉总是不那么可靠的。

老人佝偻着身子，拐杖叭嗒叭嗒地敲打着人行道上的石板；他的两条腿似乎不能弯曲，僵直得就像两根木棍。他步履蹒跚，软弱无力地向糖果店走去。我一生中从来没遇到过如此奇特、古怪的人。以前每次在米勒店里遇到他，他给我的印象总是非常痛苦。他高高的个子，弯曲的背，死灰色的面孔上带着八十年沧桑的刻痕，裹身的旧外套已经挣裂了缝口，一顶至少用过二十年的破圆帽子，牢牢地箍在他的头上——头顶秃了，但还有一缕白里泛黄而非灰色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在表演，又毫无目的，就像靠着发条运转——所有第一次遇到他的人，都难免被他的古怪举止吓着。看到一个老人真是太奇怪了。他太老了，孤孤单单地没人照顾，特别像是从监护人手里逃出来的疯子。我也着实被他的皮包骨头吓了一跳。他似乎很少在意别人，就好像他只剩下一副空皮囊一样。他那大而无神的眼睛，仿佛安放在发青的眼眶里，常常直视着前方，从不斜视，也从不看任何东西——这一点我确信；虽然他盯着你看，但他却径直向你走过来，视你若无物，好像前方只是一片空白。我已经观察过很多次。他只是最近才开始出现在米勒糖果店，身边总有一条狗，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米勒的顾客们也没一个人敢去询问他住在哪里，他也从不跟其他的顾客搭讪。

我静静地站在街对面紧紧地盯着他，我十分迷惑：“他为



我也着实被他的皮包骨头吓了一跳。他似乎很少在意别人,就好像他只剩下一副空皮囊一样。



什么要硬拖着自已来米勒店呢？他去那里要做什么？”病痛和疲乏折磨着我，一股莫名的恼怒涌上心头。“他在想些什么？”我继续琢磨着，“他脑海里都在转些什么念头呢？”不过，他还能想些什么吗？他的脸是那样死气沉沉，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从哪儿弄来的那条令人恶心的狗？”它很像他，从不离开他一步，仿佛是他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条可怜的狗看起来也有八十多岁了；是的，它一定有那么老了。首先，它看上去比一般的狗都显老；其次，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不知什么原因，我就被吸引住了。它可能和别的狗不一样；它是条不寻常的狗；关于它一定有些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事；它也可能是靡菲斯特装扮成了狗（靡菲斯特：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第一次在浮士德面前出现时，现形为一条狮子狗——译注），它的命运也许是以一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方式与它主人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看见它，你立刻就会想到，它吃过的最后一顿饭，离现在一定有二十多年了。它瘦得像骷髅，或者说更像它的主人，这二者本来就相差无几。它身上的毛几乎掉光了，尾巴也光秃秃的，紧紧夹在两腿之间，像根木棍，脑袋和长耳朵有气无力地向前耷拉着。我从没见过如此令人生厌的狗。当他们双双走在街上，主人在前，狗则紧跟其后，鼻子还碰着他外套的下摆，像是粘在了上面。每走一步，他们的步态和表情都像是在哭喊：“我们老了，老了。噢，主啊，我们是真的老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突然觉得老人和狗像是从加瓦尔尼作插图的霍夫曼小说中走出来的，他们正在为那书作广告，并通过步行广告的模式周游世界。

我穿过马路，跟着老人一起进了糖果店。

在店里，老人的举止非常古怪。米勒站在柜台后，一看到这位不速之客进门，便作出一副恼怒的怪相。首先，这位奇怪的客人从来不买东西。每次他都径直走向靠近火炉的角落，然后在炉旁的椅子上坐下。如果靠火炉的座位被占了，他会茫然不知所措地在占了他座位的绅士面前站上几分钟，然后勉为其难地走到靠窗的另一个角落。在那儿他选定一张椅子，



然后随心所欲地坐下，脱下帽子放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手杖紧挨着帽子，之后便深陷在椅子上，就这样他能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个钟头。他从不看报纸，从不说一句话，也不吭一声，只是单纯地坐在那儿，睁大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方。但他那惨淡、毫无生气的目光完全可以让人相信，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那条狗在原地来回转了两三圈之后，就把鼻子伸到他那双靴子中间，闷闷不乐地在他脚前趴下，然后深深地叹口气，伸直了身子躺在地板上。它也是一动不动地待上一晚，仿佛暂时死去一样。你可以想象，这样两个活物一整天死一般地待在某个地方，只在日落时才又活了过来，仅仅是为了拜访米勒店以履行一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使命。坐上三四个钟头后，老人终于站起来，拿上他的帽子，起身向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家中走去。狗也爬起来，像之前一样垂着头夹着尾巴，迈着同样缓慢的步子机械地跟着他走。店里的老主顾们最后开始想方设法避开老人，甚至不愿意坐在他的旁边，似乎对他极其厌恶。而他对此却毫无察觉。

来糖果店的大都是德国人，他们从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各个角落聚到这里来，大多是各种各样作坊的老板：木匠、面包师、染坊主、帽店老板、马具商，从德文意义上讲，这都是些老派的人。总之，米勒家一直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店主常常走到他熟悉的顾客跟前，和他们围着桌子坐在一起，这时还要喝上点潘趣酒（一种主要由果汁和酒混合而成的热饮料或冷饮料——译注）。家里的狗和小孩子们有时也会出来和这些顾客们玩玩，后者常常对孩子们和小狗表示一下爱抚。他们彼此都熟识，也相互尊重。当客人们都全神贯注地研读德国报纸时，从店主住房的门缝里会传来一阵“Mein lieber Augustin”（德语：《我亲爱的奥古斯汀》——译注）的乐曲声，这是店老板的大女儿在用一架破旧的钢琴叮叮咚咚地弹奏。她是个有着淡黄色卷发的德国小姐，特像一只白老鼠。这首华尔兹舞曲是很受欢迎的。我每月初都到米勒店里去，读那里所订的几种俄国杂志。

我走进糖果店时，老人已经在窗户旁边坐下了，狗也像往常一样，在他脚跟伸开了身子躺着。我不声不响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并在心里问自己：“我在这里实在没事可做，而且我也病了，最好是赶快回家，喝杯热茶然后睡觉，而我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呢？难道我就只是为看这老人来的吗？”我恼火了。“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着，心中浮起刚才在街上看他时所产生的那种奇怪、痛苦的感觉。这些呆头呆脑的德国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产生这奇异的感觉有什么意义呢？最近我发现，这种因琐碎的小事而引起的毫无必要的激动妨碍了我的生活，也使我无从看清人生，“这种激动有什么意义呢？”一位有眼光的评论家在批评我最近一部小说时，已经谈论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为此犹豫、哀叹，可是我仍然待在原地，同时疾病也愈来愈厉害地折磨着我，使我不舍得离开这温暖的房间。我拿起一张法兰克福报，读了寥寥数行后就打起了盹儿。那些德国人并不干扰我，他们边读报边抽烟，只是每隔那么半小时左右，他们会突然小声地聊起几条法兰克福新闻，或一些德国著名幽默作家沙非尔的笑话或警句。之后便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又重新聚精会神地读起报来。

我打了半小时瞌睡，猛地一个寒颤就惊醒了。实在是该回家了。

但是这时房间里上演的一出哑剧又让我留了下来。我已经说过，只要当老人在椅子上坐下，整个晚上就用眼睛锁定一个目标，不再转眼看别处。过去，这种长久的、无意义的、视而不见的凝视已经成为我的家常便饭。这种感觉非常令人不快，确切地说，是令人难以容忍，这时我通常会尽可能快地换个位子。这次老人的目标是一位矮小圆胖、衣冠楚楚的德国人。他那竖起的衣领僵得又挺又硬，脸色极其红润，他是糖果店的新访客。我后来了解到，他名叫亚当·伊凡尼奇·舒尔茨，是一个商人，来自里加。他和米勒关系很亲密，但对这个老人和其他一些顾客还是知之甚少。他一边品着潘趣酒，一边饶有兴致地读着 *Dorfbarbier*（德语：《农村理发师报》——译